

杨浦记忆

松花新村:我的一件历史“行李”(一)

■刘翔文

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寻根情结,一个人的根究竟是其祖籍地还是出生地,这是一个在学术界始终存有争议的话题。我不是专家,但我认为这两种说法也许都有道理。可是如果用“土生土长”来判别,“土生”的意思应该就是一个人出生的土地,而随之紧密相连的“土长”,望文生义,也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意思了。照此说,作为出生在上海的我,尽管祖籍地不是上海,我如果把自己呱呱坠地的上海市杨浦区松花新村视作自己的根,想必也不会有误。

松花新村是一个位于上海市东北角,建造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工人新村。也许是紧挨着松花江路、延吉东路的缘故,因此被命名为松花新村。新村附近的路名大都取自我国东北的吉林省,如和松花江路平行的有靖宇路、延吉路,纵向的则有敦化路、内江路、图们路、安图路、长白路等,无不让人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东北风味。整个松花新村按东西划分为一村和二村,我们一般就称之东松花、西松花,由数十幢尖顶、灰色三层楼组成。

那时居住在松花新村内的基本上都是上海机床厂的工人,而上海机床厂就处在与松花江路交叉的军工路上。因此,松花新村实际就是上海机床厂的家属区。而紧挨上海机床厂的是上海电缆厂,该厂的职工新村、职工子弟小学则位于松花江路、延吉东路右侧。当时的上海机床厂与上海电缆厂都是在上海市乃至全国名声显赫的万人大厂,因而,以这两个厂为主体构建成了上海东北角的工人家庭聚集区。父辈们到厂里上班,和我们到学校上学都只要步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就可以了。每天清晨上班、上学和黄昏时下班、放学的人流夹杂在滚滚的自行车潮中,给那时还是上海这座城市偏僻市郊小道的松花江路增添了几分喧闹的都市氛围。

精准定位:我的出生地是松花一村7号14室。这是一间面积16平方米,两户合用厨卫的一室户,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母结婚时,机床厂分配的婚房。

能够无偿分配到这样一间房间,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工人阶级绝对属于“高大上”阶级。作为毛泽东主席号召的“大跃进”运动时期的“产儿”,我

和我的小伙伴们的名字也无不烙上“翔”、“跃进”等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印记。

五十年代是“听话要听党的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的纯真年代。我出生后不久,正当盛年的父母,为了没日没夜赶超英美、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便从祖籍将祖父请到上海,把我“扔”给了祖父带养。这样一来,原本只是父母两人居住的16平方米的房间,一下子多出了我与祖父,三代同堂,空间顿时就变得狭小起来。于是,父亲便和邻居商量,晚上能否在厨房搭个帆布床让祖父睡觉。邻居是父亲机床厂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再说那时的人就是单纯,信奉助人为乐,根本不会像现在有些邻里之间为了共用部位的使用面积而寸土必争,甚至大打出手。得知我们家的困难后,他当即就同意了。

于是,每天晚上两家人家吃好晚饭,将炊具洗净,隔壁邻居一般也就不再出入厨房。而祖父把我安顿入睡后,便将煤球炉封好,再从房间里拖出一张帆布床在厨房里铺好,随后在床边坐下。烟瘾极大的他,这时将身子舒适地依靠在墙壁,掏出一根8分钱

一包的“生产”牌香烟,随着袅袅烟雾的飘浮,一天做家务的劳累也就在那一口口的“呼吸”之中渐行渐远。又或者独自在帆布床边上支起一个凳子,斟上一杯土烧酒,打开用白报纸包裹成三角包的5分钱一包油氽豆瓣,撒上一点细盐,“沉醉”在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此时此刻的祖父,是一天中最为幸福的。然后,便一头扑倒在帆布床上酣然入睡。睡得无比香甜而发出的呼噜声,有时会“穿墙”而过,传入我的耳中。清晨5时,祖父便又准时起床,打开封好的煤球炉,煮烧早饭。他那浓眉大眼、腰背挺直,始终忙碌家务的身影,至今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其实,当时祖父睡在厨房内,是在和死神相伴啊!因为一旦煤球炉子没有封好,发生二氧化碳泄流,就会导致中毒死亡,左邻右舍经常发生此类事故。好在祖父封炉子的技术“炉火纯青”,几年下来,始终平安无事。

作为感恩和回报,当我懂事起,便承担了为祖父跑腿到松花新村菜场边上的粮油店拷老酒、买香烟的任务。这时候,他常常会摆出一副大老爷的派头,颐指气使地把一毛钱纸币朝我一扔,大手一挥:“小鬼,快去帮爹爹拷点老酒,买包香烟!”接过纸币我立马屁颠屁颠地向屋外奔去。而我也经常从找回的零钱中“贪污”下一两分钱,作为自己的零用钱。殊不知,这一两分钱在六十年代绝对是“巨款”啦。虽

然祖父没有工作,其烟酒钱也是父母给他的,但他明知我“贪污”,依然装出“浑然不知”。

如今想来,早早地沦为“家庭妇男”的祖父刘忠伦,其实,生活得并不如意。从旧时代过来的他,其同辈人基本上都是文盲,而他不仅具有初小文化程度,而且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老家的村子里算得上是个秀才了。在我的记忆中,祖父不仅烟瘾、酒瘾很大,也有些古诗词的底子,酒至情深,能把李白的一首《将敬酒》吟诵得慷慨激昂。

前不久,遇到一位松花新村的老邻居,他还向我说起,至今还清晰记得当年我的祖父坐在7号大门口读报和挥毫写毛笔字的情景,那架势还是很有腔调的。然而,性格倔强的祖父却因年轻时,一段所谓“敌伪时期做过伪保长”的历史问题,背上了一辈子的包袱,到了“文革”时期,几度受到地区造反派的纠缠。而他的这段莫须有的历史也一度牵连到我这个第三代身上。我在中学时期由红卫兵转为共青团员的政审时,尽管父亲五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己亦是红卫兵排的排干部(文革时的学校的编排也实行军事化,实际就是班级的班干部)和三好学生,但在学校工宣队队长的严格审查下,最终没能列入第一批转正名单。应该说,少年时代的这一事件,在我心灵中有形无形地投下了一丝阴影。

光影天地

爱可以超越一切

——观《水形物语》有感

■许晓铭文

从表面上看,《水形物语》是一部奇幻的唯美爱情故事,讲述了一位哑女和人鱼之间跨越种族的爱恋故事。哑女埃丽莎在政府实验室里工作,是那里的一名清洁女工。她脖子上有三道与生俱来的伤痕,周围的人都歧视她,叫她小哑巴,只有同为清洁工的黑人泽尔达处处维护她,帮助她。还有一位楼下邻居,穷困潦倒的同性恋插画师与她相处和睦的朋友。

一天,实验室里拉响了高度戒备的警报,一个神秘的装满了水的罐子被送了进来,埃丽莎震惊地发现,罐子里关着一个半人半鱼的怪异生物,科学家团队想要在这怪物身上提炼出能够制造生物武器的物质。可是在埃丽莎眼中,它不过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孤独的生命体,由于无法忍受实验室对怪物的折磨,埃丽莎开始利用工作间隙偷偷来看这位怪物,经常给他带一些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埃丽莎和怪物之间竟然产生了心灵感应。当得知实验室的科学家要将人鱼解剖时,埃丽莎悄悄采取了营救行动,在苏联博士和插画师及泽尔达的共同帮助下,把人鱼藏在家里的浴缸里,并与之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哑女埃丽莎对人鱼的保护和爱带动了更多人的加入。爱,显然是这些弱势群体最有力量的武器。这种爱,也最终让实验室负责人暴露了自己的恐惧和空虚,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让社会机器运转的帮凶,而机器却可以随时碾压他,找到替代品。

人鱼失踪之后,实验室负责人气急败坏,在采取各种措施找不到人鱼的情况下,对苏联博士采取了强迫措施。生死面前,那位博士说出了人鱼的去向,出卖了两位清洁工。当他气势汹汹地来到泽尔达家中时,泽尔达依然坚定地缄默不语,她的丈夫却出卖了哑女。这一段也反映了人类趋利避害的特性,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

影片中哑女与人鱼在一起的镜头很浪漫唯美,而实验室负责人拿着电棍折磨人鱼与苏联博士的镜头却很血腥,让人不忍卒看。

影片的结尾,死亡的哑女被人鱼抱着跃入大海,在人鱼深情的吻中复活,从此永远在一起。

爱,可以超越一切,两个孤独的生命惺惺相惜。

所以《水形物语》真正想讲述的,是希望观众对自己和所有的生命心存慈悲和悲悯,加深对他们的理解和包容。



对话(奉贤海湾村) ■陈圣浩

生活故事

我与同济大学游泳池

■鲍国海文

如今,我已经退休,由于离原单位游泳池较远,因此,每周总要到附近的同济游泳池游2、3次,每次蛙泳3小时,5000米,一年之中,我偶尔也会游几次万米,每次5个半小时,挑战自我。

我与同济大学游泳池的缘份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那

时,我还在读小学5、6年级,家就住在同济大学附近的鞍山新村。

每年暑假,我都会与小伙伴们一起结伴到同济游泳池游泳。那时,同济游泳池大门也面向赤峰路,中间隔着一块农田,一条短短的泥土路与之相连。当时它是个露天标准游泳池,只在夏天开放,四周由一圈黑色竹篱笆围起来,后门通向一座古庙,里面是一个制造手电筒

灯泡的福利工厂,边上有一条小路通向赤峰路,小路的一边是泳池,另一边是同济大学校园。泳池后面另有一个边门,通向同济大学校园,供校内职工通行。

当时同济游泳池没有如今供游客使用的自助更衣箱,而由工作人员把游客脱下的衣物鞋袜等放到一大排隔成一个个小方格的木架或竹架上,再发给他们手牌。泳池的淋浴室很简陋,由几排淋蓬头构成,冲淋只有自来水,没有热水,遇到降温,游客们只能咬牙坚持。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被小学的老师叫去,与住在游泳池后门的另一位同班同学一起,到同济游泳池帮

忙,专为游好泳的游客们点眼药水,有时也帮忙寄存游客衣物。

那时,游泳池的救生员来自杨浦区各学校的男性体育老师,我看到其中一位游得挺好,他除了会蝶泳和自由泳之外,还会像海豚一样在水下潜泳,身体不断弯曲向前。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的游泳池每天都有固定的开放场次,同济游泳池也不例外,一般是整点开始,一小时一场,包括游泳和冲淋时间,每场结束要清场,然后再放下一场游客下池游泳,不像现在可随到随游。夏天,气候变化多端,如遇到雷雨天,为了安全,

泳池会用扩音器通知游客尽快上岸,躲在淋浴室,以防止雷击触电。

我学习游泳也是从那时开始,等每场游客都入池完毕之后,我也见缝插针地下水游一会儿。

1975年4月,我中学毕业,离开了上海,到了外地农场工作,后来,又高考回到上海,有约十几年没有再光顾同济游泳池。一直到新的同济室内游泳池建成,我又来到了这里,重温儿时在这个游泳池的时光。

如今,那时我认识的人都已经老了,且不知去向,我也老了,但那时学会的游泳爱好却一直没变。